

# 徐嗣伯治疗风眩经验探析

张誉引<sup>1</sup> 李恒楠<sup>1</sup> 包素珍<sup>2</sup>

(1. 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, 浙江 杭州 310053; 2.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, 浙江 杭州 310053)

**摘要:**南齐徐嗣伯治疗风眩学术特色鲜明, 在病机上提出了“痰热相感而动风”论; 在治法上根据临床表现分初发、急、轻、缓而遣方用药。文章从病因病机、治疗方药方面解构徐嗣伯治风眩篇, 探析徐嗣伯治疗风眩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, 旨在提高中医临床治疗风眩的疗效。

**关键词:**徐嗣伯; 风眩; 病机; 方药

**中图分类号:** R 255.3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2-168X(2015)02-0082-02

**DOI:** 10.13424/j.cnki.jsctcm.2015.02.031

徐嗣伯, 字叔绍, 为徐叔响之子。南齐东阳人(今浙江金华地区)。南北朝时期享誉江浙的著名医家, 是七世徐氏医学世家的代表人物。《南齐书》《南史》皆载其事迹。其著有《落年方》三卷、《药方》五卷、《杂病论》一卷, 均佚。

## 1 徐嗣伯论风眩概述

徐嗣伯所论风眩载于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第十四小肠腑之下。孙思邈在徐氏所论风眩篇前言中详细记载了录入此篇的缘由, “前卷既有头面风方, 风眩不当分出, 思邈盖以此是徐嗣伯方, 不可以余方相杂, 故此特立风眩方条, 专出徐氏方焉”<sup>[1]</sup>。孙思邈为一代大医, 《千金要方》所载方剂搜罗至广, 徐氏风眩方之所以不与孙氏所收录的其他方剂相杂, 笔者认为可能与孙氏在研读之后的几方面体会有关: ①徐氏所载风眩方疗效显著, 且风眩病机和诸名家所载不同; ②徐氏所论风眩方药自成一家, 如果杂在一起会使后来人难以理解。《千金要方》徐氏风眩全篇叙论三首, 方十首, 灸禁法二首。

## 2 徐嗣伯论风眩病因病机

有关风眩的病因病机, 徐嗣伯曰: “夫风眩之病, 起于心气不定, 胸上蓄实, 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。痰热相感而动风, 风心相乱则闷瞽, 故谓之风眩。”<sup>[1]</sup>宋刻本中“心气不定”作“心气不足”, 笔者在分析《千金要方》所载其风眩方药后发现“心气不定”作“心气不足”解, 则更为合理, 更加符合徐嗣伯本意。另外, 对于本句的解释, 其难点是“痰热相感而动风”中的“动风”二字, 从其原文分析, 笔者认为此动风不仅有外风, 更有内风。徐氏在前人风眩外风立论的基础上, 发展了内风致风眩的病机。

特别要指出的是, 徐嗣伯将癫、痫、奔豚都纳进了风眩的范畴, 如“风眩, 大人曰癫, 小儿则为痫, 其实是一”, 从中可以看出徐嗣伯认为癫、痫只

是在年龄上有所差别, 仅仅称谓不同而已。其十方之中又有奔豚汤, 徐嗣伯自述“风眩汤散丸煎, 凡有十方”, 以此推理奔豚也应属风眩范畴。笔者认为徐嗣伯可能考虑到风眩、癫、痫、奔豚在临床表现上都有胸闷、眩晕等一组症状, 其病机也都大概一致, 故以风眩统称。

## 3 徐嗣伯论风眩方药分析

根据临床表现, 笔者把风眩分为风眩初发、急证、轻证、缓证等四种类型。续命汤为风眩初发而设; 针灸、奔豚汤为风眩急证而制; 防己地黄汤、薯蓣汤、防风汤为风眩轻证而定; 薯蓣丸、薯蓣煎、天雄散、人参丸、菊花酒为风眩缓证而投。下面对此予以具体分析。

**3.1 徐嗣伯论治风眩初发** 徐嗣伯言: “凡人初发, 宜急与续命汤也。”则知续命汤为风眩初发所设, 治疗“风眩发, 则烦闷无知, 口沫出, 四体角弓, 目反上, 口噤不得言”。清初名医张璐在《千金要方衍义》中云: “此续命方治风眩烦闷, 取防风、麻黄、桂心、生姜、石膏六味, 开拓表里阴阳, 调适经腑寒热, 竹沥治经络四肢膜外之痰, 地黄以治周身脏腑痹著之血, 龙齿以治惊痫诸痉癎疾狂走, 防己治中风挛急风热诸癎。”<sup>[2]</sup>笔者认为张璐解释颇为到位, 但略有不足之处, 未能契合徐嗣伯风眩病机。烦闷为胸中痰热蓄积, 故以竹沥、防己祛胸中之痰, 生地黄、石膏清热、开痹; 以因其被外风所中, 故麻黄、桂心、生姜、防风、附子以祛风通络。其方后又云: “已服续命汤, 口开, 四肢尚未好定, 而心中尚不除者, 紫石汤主之。”紫石汤为《金匮要略》风引汤, 主治热癎病<sup>[3]</sup>。笔者认为用续命汤治疗后, 胸中痰已去, 热未除, 故转用清热镇静为主之风引汤。

**3.2 徐嗣伯论治风眩急证** 徐氏言: “困急时但度灸穴, 便火针针之, 无不瘥者, 初得针竟使灸, 最良。”由是可知, 徐氏用针灸治疗风眩急症。针灸

当中,最重要莫过于穴位定位。徐氏先以绳横度口至两边之寸数,合以鼻两孔之寸数的一半,再取其一半。定位时先寻头上回发,以此为基点,按照上述寸数度四边左右前后,共五穴针灸之。笔者认为,此五穴与督脉百会,经外奇穴四神聪穴位定位大体相当,其解剖位置均位于颅骨顶叶之上,皆可治疗神志性疾病,但徐氏取穴以病人嘴、鼻丈量较百会以骨度分寸取法更为个性化。另外,徐氏用火针针其灸穴,火针即淬针<sup>[4]</sup>,灯上烧令针通红,再刺其穴。笔者认为用火针刺于头顶,极易于穿透颅骨伤及大脑。虽徐氏言无不瘥者,但其未明确提及针刺方法和所刺深度,这恐怕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。

徐氏言:“奔豚为患,发多气急,气急则死,不可救。”从徐氏所述临床表现来看,应属风眩急证,而《金匱要略》中也有奔豚,但我们分析后发现其转归预后稍有不同。《金匱要略》为“发作欲死,复还止”,而徐氏为“不可救”,且徐氏立此方时,谆谆告诫“此一汤(即徐氏奔豚汤)是轻重之宜,勿因此便谓此患可治。”可见,徐氏对于奔豚证治疗还是持审慎的态度。笔者认为徐氏奔豚汤主治肝郁血虚,逆气上冲之奔豚,方中吴茱萸、半夏、生姜、李根白皮降逆气、止奔豚,当归、桂心、白芍、川芎和血调肝,人参、葛根、茯苓健脾转运中枢。

**3.3 徐嗣伯论治风眩轻证** 徐氏所载防己地黄汤主治“语狂错,眼目霍霍,或言见鬼,精神昏乱”。徐氏防己地黄汤方和《金匱要略》防己地黄汤方药物组成相同,其临床表现、主治几乎一致,张璐在释方时云:“防己逐其痰气,防风泻其木邪,桂心通其关窍,地黄安其本神,甘草专和桂心、地黄寒热之性也。”笔者认为此方主治阴精亏虚所致神志性疾病。重用地黄且经蒸熟,补肾填精;桂心、防风和动阴精上升;防己,《神农本草经》载其主治“热气诸痢”,治标。徐氏薯蓣汤方,与其自述风眩病机几乎一致,“治心中惊悸而四肢缓,头面热,心胸痰满,头目眩冒如欲摇动者”。方中前胡、半夏、茯苓、枳实祛胸中痰结;黄芩、竹叶、麦门冬、生地黄治胸中热郁;远志、茯神、人参镇惊安神,三者相合治“痰热相感而动风”。在薯蓣汤之后,四肢尚不凉冷,头目眩动者,防风汤主之。笔者认为此方亦和风引汤组方原则相似,取赤石脂、白石脂、石膏、寒水石、紫石等五石清热镇静;石药伤胃用人参、桂心、生姜、茯苓健脾护胃;防风一味反佐用药,恐五石重镇过度。

**3.4 徐嗣伯论治风眩缓证** 徐氏方中薯蓣丸、薯蓣煎、天雄散三方,均重用薯蓣,如《名医别录》云:

“(薯蓣)主头面油风,风头(一作‘头风’)眼眩。”可见薯蓣在治疗头面部疾病时有其独特的优势,国医大师裘沛然也称其妙<sup>[5]</sup>。薯蓣丸、薯蓣煎有相似之处,都是《金匱要略》薯蓣丸的变方,即《金匱要略》薯蓣丸去阿胶加鹿角胶、黄芩。张璐在解释此方时云:“《金匱》以补虚为务,故用阿胶。嗣伯风眩以眩目为主,故用有升阳之效的鹿角胶。用黄芩是因其能散标热之上盛。”笔者认为此方集八珍、小柴胡、茯苓杏仁甘草汤为一炉,补气血,祛风邪,其黄芩不仅清胸中之热,亦能制鹿角胶之热,使药性趋于平和;杏仁、桔梗、白芍开胸中痰结,亦符合徐氏病机言论。薯蓣煎方在徐氏薯蓣丸基础上减去柴胡、杏仁、茯苓、神曲,更加獐鹿髓、山茱萸、蜀椒以补肝肾。可能较徐氏薯蓣丸主治之症,肝肾更加亏虚,而胸中痰饮略轻。天雄散方,张璐云:“治疗真元下虚,风毒上盛,而致头目眩晕屋转倒旋。”笔者认为此散是由前《千金要方》中头面风中大小三五七散加减而成,同具有祛风、补肝肾之功,而天雄散祛风作用更甚。

除以上三方之外,还尚有人参丸、菊花酒,我们从其丸、酒的命名就可以看出其是常服久服之剂。人参丸方主治“心中恍惚不定”,牛黄、菖蒲清胸中痰热,上党人参护心安神,其余诸药取镇惊之功。菊花酒法取一味菊花,《神农本草经》云“诸风头眩肿痛”,此和《金匱》侯氏黑散重用菊花意同,专取平肝潜阳之效。

#### 4 徐嗣伯治疗风眩的启发

徐氏风眩篇乃其上呈殿下之书,且其自言:“凡有此病,是嗣伯所治未有不瘥者,若有病此而死,不逢嗣伯故也。”可见徐氏治疗风眩疗效惊人。我们在研习徐氏风眩方时,发现其对风眩病因病机从外风立论发展为内外风兼具,据临床表现轻重缓急而施治用方,构方精妙,用药独具特色。现代中医工作者若能认真仔细研读,必然对于临床大有裨益,使古人较好的临床经验不致湮没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孙思邈. 备急千金要方[M]. 焦振廉,校注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1:242.
- [2] 张璐. 千金方衍义[M],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5:298.
- [3] 张仲景. 金匱要略[M],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0:162.
- [4] 杨继洲. 针灸大成[M],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:102.
- [5] 裘沛然. 壶天散墨[M],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1:159.